

· 类型文学精品译丛 ·

流云降龙记

Taming Poison Dragons

著 | (英) 蒂姆·默加特罗伊德

Tim Murgatroyd

译 | 陈莉莉 李晓曦

一部西方人用中国视角书写的中国历史小说杰作！

英国、美国亚马逊全五星满分力荐！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· 类型文学精品译丛 ·

流云降龙记

Taming Poison Dragons

著 — [英] 蒂姆·默加特罗伊德
Tim Murgatroyd

译 — 陈莉莉 李晓曦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云降龙记/ (英) 默加特罗伊德著; 陈莉莉等译. 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3. 1

ISBN 978-7-5321-4714-4

I. ①流… II. ①默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
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11454 号

TAMING POISON DRAGONS by TIM MURGATROYD

Copyright: © 2009 BY TIM MURGATROYD

**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GORY & COMPANY AUTHOR'S AGENTS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**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3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1-299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责任编辑: 曹 晴

封面设计: 袁子骏

流云降龙记

(英) 默加特罗伊德 著

陈莉莉 李晓曦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e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4.75 插页 2 字数 394,000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714-4/I · 3676 定价: 37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12-65637737

· · · 致我最亲爱的露丝、汤姆和奥利弗

...中译本作者自序

二十五年前,还不曾梦见毒龙之前,我是一名牛津大学文学专业的学生——也是一个狂热的诗歌爱好者。我那时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在美丽的牛津城内的中世纪街道中徜徉,四处搜寻旧书铺。在那些旧书铺里,我能找到来自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已被翻译成英语的诗歌。就在这样的一次探险中,我发现了一本改变了我对文学的看法,并最终改变了我的命运的薄薄的小册子。那就是《王维诗选》。

那本小书在我心中点燃了一股巨大的热情。很快,从《诗经》到袁宏道,我开始阅读我能找到的每一位中国诗人的诗作。这些诗歌所创造描绘的情景、画面像随风吹散的种子一般萦绕着我的想象:在那个世界里,有着有灵性的巅峰与不朽的山脉,有如镜的湖泊,迷宫般被高墙围绕的城郭,以及碧玉般的竹林;在那个世界里,有着迷人的男子与女子、战士、诗人、妓女、乞丐、英雄和暴君——还有平凡的,对我来说完全不陌生的普通人:那些操心的父母与孩子,试图在艰难时世中偷安的老老少少。那是一个消失了的世界,不再属于千百万中国人,更遑论一个仅识得“道”这个汉字的满怀理想的约克郡青年。

我一直相信,不论文化、种族、国别或时代,全人类所共享的东西要远远多于将其分隔开来的东西。因此,中国诗歌会如此深深地吸引我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而同样毫不奇怪的是,时隔二十年,当我重拾同一册《王维诗选》时,再一次感受到的强烈冲动,催促着我去创作一部有关一位虚构的中国诗人云开的小说。那是一种纯粹自然的感觉,仿佛我原本就属于他的世界。

他的原型是谁呢?其实并非哪位特定的诗人。也许云开受到白居易那种深沉、坚守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对社会公义的渴求所影响。也许他

的仕途生涯隐约有着苏轼的影子。对我而言,他已完全成为了他自己,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而对于任何一位给予我莫大荣幸、一步一步跟随其冒险足迹的中国读者而言,这也正是我希望他将会成为的样子。

在整个的讲述过程中,这个故事确实成为一连串充满戏剧性的、危险丛生的历险:有战争、谋杀、不顾一切的爱情以及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、忠诚与亲情等种种。尤其重要的,是有关权力如何被滥用这个永恒的难题。然而,尽管这部小说情节跌宕起伏,云开所有的艰难历程都深受那种在浮世之中对智慧沉静求索的影响。而昔日年轻时诵读王维诗篇时首先使我着迷的,正是这种永不停止的求索。这种求索塑造了世间所有的人,并永无终止地挑战着世间所有的人。

蒂姆·默加特罗伊德

2012年1月于约克

过香积寺

王 维

不知香积寺，数里入云峰。
古木无人径，深山何处钟。
泉声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。
薄暮空潭曲，安禅制毒龙。^①

① 诗中毒龙指妨碍开悟的强烈情感与幻觉。同时也让人联想到一则有关毒龙的故事：古时曾有毒龙潜居于湖中，杀害过往客商，后被一位槃陀王施咒降伏，幻化为人，为自己的恶行谢罪。——原注

...01

……昔日陶公今无觅，归园何处檀槽转。
四顾茕茕，也无人念：风动庭树前尘乱……



1196 年春，中国西部

儿媳毫不留情地责备我。

“父亲大人，”她道，“您为什么不穿我为您缝制的丝绒服呢？莫不是媳妇针黹退步了，做出来的衣裳上不了您的身吧，嚯？”

这声漫不经心的轻哼把她的缺乏教养暴露无遗，我不禁在想自己是否当真为儿子挑了个合适的老婆。

“你如此有心，可算尽责，”我回道，“不过儿媳最好的绣针是她的

利齿。”

如此还以厉害,让她安静了一会儿。她在琢磨我究竟是什么意思。

“父亲大人,您早饭没吃多少黍子,这会着凉的,您的肠胃也得受罪。您到时像那瀑水溪似的泄个不停可别怪我!”

“把黍子给我,女人。我天生就跟溪流一样爱嘀咕个不停,你不知道吗?”

大儿子干咳几声。除了笔直的背和高挑的身材,他并没有遗传我多少特点。我的脸富于表情,许多情绪都写在脸上,他的脸则有如满月,圆而清淡。有时他烦躁不安的时候会微微皱起眉。今天也不例外。

“安静点,老婆,”他警告道。这一次,她闭了嘴。

我们听着卫村上方树林子里的猿啼声。

“父亲,您今天去钓鱼吗?”他问道。

我不禁逗逗他。

“去不去瀑水溪我都已经当了一辈子渔夫。记得我教你《渔歌子》吗?你那时还只是个孩子。”

他清了清喉咙。他记得。只是可能不是以我喜欢的方式。

“您收到的信里有什么消息吗,父亲大人?”儿媳追问,“您答应会告诉我们的。”

“啊,”我说,“那信就像一朵花儿。谁知道它何时会结果呢?”

我用筷子挑起黍子的时候,感觉到他们受挫的目光。我有时可能太过疏离冷漠了。

“信是我的老朋友裴泰写来的。他说很快要来造访。”

“原来如此,”儿子不安地说,心里掂量着自己得为这样一位访客作何准备。

儿媳则兴奋难耐。她不愿被人瞧出来,所以我帮她一把。

“你得准备些酒。对老头儿来说,不需要别的什么了。我们喜欢以酒为饮,以往事为食。”

“只要酒,嚯?这个裴泰尊贵吗?”

“那还用说!”儿子斥道,“你没听父亲提起过他吗?裴泰大人是当朝

右丞相,可是当今圣上身边的红人!”

“只要酒,”我温和地说,“接下来的事就不用管了。”

在心里我并不这样肯定,而且暗自为此处的简陋生活感到羞愧,枉我顶着“邑主老爷”的头衔。立在篱笆墙头的公鸡也同样让我难为情。在自家门口迎接像裴泰这样身份的人可不是件小事。

我们家的宅子当地人唤做三叠山庄,依着村子上方山势而建。宅子由三栋单层大屋构成,各屋之间由嵌入山边的砖砌台阶相连。最下方的屋前是一个带围墙的庭院和门房。所有房屋均以枫木和松木搭建,上覆红砖瓦屋顶。陶制狮子、螭吻和凤凰如守护神般装饰着屋檐。小时候我总认为它们会在我睡着时活过来,在梁间上蹿下跳,窃窃以八位风神之言密语。

接下来的一周,三叠山庄成了儿媳所统领的香味大军的地盘。她正在为客人的来访准备吉祥酱汁。八角带着尊贵的气息;酸橙的尖酸一如挑剔的媒人,那所向披靡的气势也同样毫不逊色。儿媳决心不让自己丢脸,直忙活到瘦削的双颊发红。她的婢女和一个村里的女孩充当她的帮手。

酒铺老板瘸子付送来十二坛子酒,我坚持要先尝上一尝,确定他没有以次充好。那夜,我取下了我的琵琶,在儿子来服侍就寝前吟咏了半部《诗经》。他不理解,我是在为月牙儿吟唱,她并不在意我是否不成曲调。我甚至可能将我此时的想法作成诗赋。但仅此一回,萦绕脑际的幽灵被驱散,我睡得极香,什么也没有梦到。

醒来时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,裴泰今天就会到。我把这个感觉告诉了大儿子。他严肃地点了点头,然后就退出去吩咐下人们去了。稍后,他带上小弓到沿河的苇丛打鸟儿。儿媳焦急地盯着从卫村上来的路。她特别悉心打扮了一番,头发堆起足有一尺高,以牡丹和飞燕造型的发梳固定。

即便是我的孙儿们也都感染了这股子兴奋。我给他们讲我们年轻时裴泰如何了得,还有我的那些不那么辉煌的事迹,这让他们更加激动起

来。我教给他们一首老歌谣：

不怜戎马兮辄兵车。
纵横巷陌兮效王孙。
开我心颜兮骆之郡！
起伏来去兮如梁上君。
巷陌汇聚兮道乃阔。
伯之高厦兮何巍巍！
盛筵未央兮少年狂，
影兮无兮哀之何存。

孩子们一遍又一遍高亢地吟唱。大儿子只在以为我听不见的时候才敢训斥他们。

后来，我的目光落在当年我潦倒还乡时带回的三只青铜镶边箱子上。几十年的岁月已使木色黯沉。表面的清漆已龟裂，一如脸上纵横的纹路。我打开长枫木箱里的一捆布包，颤抖着双手取出我旧时的佩剑。朱砂剑穗已然退色。它太过沉重，再不容我像当年一样恣意挥舞。再次握着剑柄让我心中升起一阵嫌恶，还有一股莫名的兴奋，于是我将它撇到一边，我对自己现在的模样感到害怕。当我抬起头来，我那安静的儿子正在门口张望。我迅速拭去泪，只装作是迷了眼。

“父亲，”他轻唤，“我们用饭之前何不尝尝瘸子付送来的另一坛酒？”

多好的儿子。为了报答他的考虑周到，我诵了几首自己的诗。他躲在一侧宽袖后强忍着哈欠。



一伙人手里拿着帽子，嘴里嘟囔着，朝门房行来。我老早就瞧见他们在晨雾中从下面村子走上来，一路争执不休。定是几位意见不合的访客。

我很不情愿地从中屋走下来，让下人把我次好的袍子取来。我甚至还用梳子梳理了我稀薄的灰发和稀疏的胡须。穿好袍子，我静候那帮人的到来，就像我的父亲坐在他的乌木椅上接待原告一样。这是一段冗长沉闷的时间。他们必须先过大儿子这关，我听见大儿子正在底下院子里盘问他们。终于他们被领到我跟前。

所有来人拜揖如仪。我欣然颌首，击掌唤人奉茶。婢女们匆匆忙忙地去了。这种纡尊降贵的姿态让我的客人们放松下来。来人里有客栈关掌柜，有不单顾好了自己的田地，还从我这里租赁了三个农庄子的黎夏，还有铁匠乔嵩。这几个都是好人，只是各有好法儿。他们犹疑地站着，直到我的主簿兼村长老伍迪清了清嗓子。伍迪身量矮胖，人们常把他比作大肚弥勒佛。

“云开老爷，”他开口道，“我们很犹豫要不要打扰您清修。我们想听听您的建议，老爷。”

我点点头，一副洞悉一切的模样。

“云开老爷，”伍迪接着道，“我们可以知道您有否听说东边传来的流言吗？”

黎夏兴奋地插话进来。

“造反打仗啦！听说安恕将军已经招募了五万人马！”

伍迪打手势让他平静下来。他们急不可耐地等着我的回答。

“我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叛乱的消息，”我道，“你们从何处得到的传闻？”

“黎夏昨天去了十字口集市，”伍迪说道，带着他素有的谨慎，“他遇到了上百个从崇明逃出来的百姓在道旁露宿。他们告诉他安恕将军在云洲渡打了一仗，官兵的尸体堆满坝上。说是崇明已落入叛军手中。那些拒不给安恕叩头的都给倒吊在城门上了。”

这确是一条重大消息。崇明距卫村不过百里，而且又在裴泰从京城过来的必经之路上。倘若他被擒获，我不敢想象那后果。

“安恕？”我紧张地问道，“能肯定吗？”

伍迪与黎夏对望一眼。我能感到他们的不悦。

“其他人已经确认了，”伍迪回说。

茶来了，谈话只得暂时停下来。他们立在原地，从热气蒸腾的茶碗儿里小口抿着茶。等婢女终于用黑漆托盘把空碗收走，大家才复又开始。刚才的停顿让我有时间镇定下来。

“倘若安恕将军打了胜仗，他会继续攻向京城，”我说道，“他最大的胜算只在一‘速’字。每多过一周，陛下就可以从前线多调集些人马，准备反攻。然而，倘若安恕将军吃了败仗，或者受到强敌威胁，他有可能退到山里来。即便如此，他也未必就选择向我们这一带撤。我们得静观其变。”

“上面谷里那帮山贼怎么办？”黎夏答道，“已经有十来个逃兵加入了他们，向牧人索要酒食。那些牧人们自家都还不够吃呢！”

“我们必须镇定，”我道，“我们以前也打过盗贼。”

“云开老爷您想必还记得，”伍迪委婉地说道，“是崇明守军驱散了之前的那帮盗贼。可眼下所有官兵，死的死了，没死的都投靠安恕将军了。”

“我们该怎么办？”黎夏追问道。

我开始讨厌起这个家伙来，但又着实无理。他这一辈子每日辛苦劳作，难道就是等着让恶狼来糟蹋的么？我感到无奈。我的全副心思都在裴泰身上。

“我要考虑考虑，”我道，“等我决定了对策自会召集你们。”

几个人仍在喃喃抱怨，直到我用最冷厉的目光提醒他们记住自己的身份，方才作罢。

他们离开后，我独自坐在狭长幽静的房间里。当朝叛乱频生，但这是逾七十年来离我们这个荒僻之地最近的一次。我有责任保护村民不受伤害；我是他们的大家长，必须保持最谦逊的姿态。

我内心翻搅不安，将父亲的椅子压得嘎吱作响。父亲应该会知道该怎么做。也许我该宴请邻近的老爷们，商议组建一支民团。但这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不与邻里相往来，觉得他们粗鄙。于他们，则是顾虑我被贬逐到此，声名狼藉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另一个恐惧噬咬着我。我最后一次听到小儿子的消息,我得承认那已是若干年前,传闻他投到了安恕将军麾下。但我从未想起他。

我抿一口已经变冷的茶水,什么也不能做。心生软弱羞愧之感容易,要行动起来却难。雀儿在屋檐上吵闹不休。阴影渐渐在屋子角落里聚拢。

日落带来降雨。此地潮湿多雨。晨昏时分,云朵边缘在峰峦间闪耀着怪异的光芒。

我听着雨声,仿佛是在聆听一个伟大的真理。雨在大地上弹奏,就像是场各色乐器的大合奏。瓦上轻敲的鼓声,从枝头和屋檐滴落的滴答声,细枝或空心铜指钹的咔嚓声。山谷中的河流日夜吟唱。

我走到屋外,望着月儿寻求慰藉。她看上去多么寂寞啊!也许那是我自己的悲伤罢。

当日年少时,远在东都临安的月儿似乎不是这个模样。我在城中游荡,满心只有肃林和她的玉颜,此外就是自己会成为怎样一个显耀人物,当时的月儿似乎更皎洁,更明亮。肯定是我记错了。不论此地彼地,昨夕今夕,月儿都是一样的。

我叹息,这会儿裴泰随时可能到,甚至可能正遭叛军追捕,我为自己的醉意感到些许羞愧。但也只是些许而已。流云若醉,为何一个老头儿就该更清醒呢?

我们卫村来了一位访客,但不是裴泰。

他大约正午时分出现在山庄门前,坐在老枫树下对着雨怒目而视,头上打了把漏雨的伞。我照例让下人把我的椅子搬到外面。一群农人和孩子从远处直愣愣地盯着他瞧。他的确值得一瞧。

千里醉与我年纪相若,但我们的共同点仅此而已。他的脸浑圆如咆哮的狮子,须发稠密,浓眉重髯,上面沾满泥污,肮脏不堪。难闻的酒气从每一个毛孔散发出来。他看似终日神志不清,直到你从他迷离的醉眼里捕捉到一丝狡黠的红色精光。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,因为他从未说起。

他今年来早了。往常他都是在五月间背着一个盖子咔嗒作响的竹篓从卫村经过——或者说滚过。他第一次在三叠山庄出现,大约是我从京城回来的时候,那是几十年前了,当时我刚刚匆忙成亲,父亲去世不久。

千里醉的到来使村中一切活动不安地停顿下来。不消片刻,就来了上百人跟在他身后,人们在以为他看不见的时候交头接耳,指指点点。村童对我们的客人又喜又惧。他们管他叫“千里醉”,皆因据传他已如神仙般纵横天下七回之多。也有人说他以前曾是京中大员,知道所有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他也因此落得四处漂泊,穷极潦倒。还有人说他应该像一文不名的叫花子一样被赶出村去。儿媳就是其中一个,尽管我指出每个男人都会有那么一点儿好处。

千里醉有许多怪癖和秘密。他拒绝食用任何谷粮。反倒在他的竹篓里装着百足、蜘蛛和蟋蟀。他用一根松针把它们串在一起,饶有兴味地拔掉翅膀、腿、触须和螯针,最后和着酒把它们整个吞下,边嘎吱地嚼着,边嘀咕几句牢骚。有一回我询问起他的饮食,他回答说 he 更喜欢蜘蛛,它们让他感觉自己像个当官儿。蟋蟀的味道像村夫,只是小虫子的油水更多些。

今年他似乎有点不太一样。在胡言乱语一通什么山作筋骨、肉身不朽之后,他转过身来看着我,神情严肃地蹙着眉。

“我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崇明。哈!每个街角上都是官兵。全是些气得跳脚的虱子和见人就蜇的黄蜂。嘿!一个什么右丞相正要来看你,是也不是?对这么个蝼蚁蜗居的微贱小山村来说,可真是个大人物呢!”

我不由大吃一惊,随即意识到他必定是在去崇明的路上遇到了裴泰的车驾侍从。我急切询问裴泰的安危,眼前的人却只用脚后跟站着摇来晃去,就是不肯回答。

“一位美貌的淑女还记得诗人云开,”他狡黠地说道,“不过,云开老爷是一位这般高大俊美的翩翩佳公子嘛!又有哪位淑女能够忘得了他?”

然后,他突然放声吟唱起三十年前一首广为流传的歌谣,正是我的其中一首诗作。他就着竹篓击节而歌,狂乱更甚奏乐,那吟唱不可名状。

秋波盈盈休醉，
 剑光点点莫沾。
 君不见、
 膺因利刃废，
 惘弱十丈残。
 一晌贪欢，
 半世神伤。

我不安起来，问他究竟所指为何。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他一直在窥探我。千里醉爆发出一阵大笑，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大摇大摆地走了，仿佛他只是在我门前放了个屁。

明年我可能就不会如此好客了。仔细想来，他必定是记起年轻时听到过我作的诗歌，脱口而出罢了。言语不过是他吐出的污秽。至于他口中的淑女，谁又能说他指的不是这明月呢？我须得镇静才是。



我确信裴泰要么今天就到，要么压根儿就不来了。也许他及时听到了叛乱的风声，已经折返京城。一部分的我渴望保护他，不论那是什么样的危险。我们可以像隐士一样躲到某个无名寺庙里，饮酒叙旧，直至风暴平息。

我决定走到村里蜿蜒的山谷最低处的牧场。西驿道从那里经过，我肯定不会错过他。

儿媳竭力劝我一定要乘家里的轿子下去。我回说老头儿都有自己的怪癖。再者，我的一双老腿虽不中看，又骨节突兀，但好歹比蛤蟆腿强些。她担心的可不是我的健康。她只是认为倘若我自己走着去迎接我们的贵客，村夫似的，未免大失体面。她对我们这样的男子是多么不了解啊。诚然裴泰素来比我在意仪容，但那是另一码事。

我最后同意让孙儿们随行。我们穿过村子，村人都走到屋外，鞠躬示敬。卫村有一百户人家和数量相当的木屋。屋子除了少数几户铺了红瓦外，大多以芦苇做屋顶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巷道与大街上皆是泥泞不堪，还掺杂着牛马粪便、湿麦秆和鸡屎的气味。

我让孙子给一个寡妇送去一袋米。她领孩子排成一溜儿跪在湿漉漉的地上给我磕头，凭我如何让她赶快起来也没有用。从伍迪家院子前经过时，他从院里奔出来，请求我允许他陪同。拒绝对他而言是一种羞辱。他建议我喝杯酒再走，好让他老婆有时间准备一篮子食物。

“你想得周到，”我道，“不过我等不及要去接我的朋友啦。何不让你几个儿子等食篮备妥后给我们送去呢？”

于是我原本安静的散步变成了浩浩荡荡的游行。那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一个巴掌拍不响。由我领头，我的追随者们在几步之后亦步亦趋，一边还彼此轻声说着话。

我们走过云杉和枫树密布、蕨草丛生的山坡。在一年中这样早的时节里，春天与其说是一种喜悦，莫若说是一份承诺。两群猴子为争夺一小片梅园吵得不可开交，那古怪滑稽的行径引得众人哈哈大笑。回身望去，村子嵌在白云覆顶的峰峦之中。我倚杖而立，凝视了一会儿。

伍迪的几个儿子提着沉甸甸的食篮赶来，气喘如牛。我心中不觉啼笑皆非。有孙儿与忠仆前呼后拥，若此时见到裴泰是肯定不会丢脸了。他没准会看到我早年的那点出息还没有完全挥霍殆尽。不过我担心他见到我这样被一群乡巴佬伺候着会觉得可笑。

真是讨厌的想法。

我们抵达最下方的牧场，也是我的邑地的地界。此处比邻驿道，河水在此汇聚成一个小湖，名唤芙蓉淀。伍迪与儿子们忙着捡柴生火，烧水温酒，把我的这次远足当成了假日。孙儿们在玩摔跤游戏。有那么一刻，我被大家遗忘了。

我顺着湖边一条两旁长满芦苇的小道走去。泥土散发出腐物的气味。微波轻敲河岸，搅动莲叶，小飞虫轻快地从上掠过。转过一道弯，我顿住，直盯着眼前的景象。